

鐘

著等基爾高

譯 益 梅

光明文藝叢書

光明文明叢書

鐘

(全一冊)

版權
所有

譯

者

梅

益

印

刷

者

光

明

書

局

發

行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民國廿五年三月勝利第一版



CAD34/68

目次

「她有一支來福槍」.....	蘇•愛倫堡	〔二〕
熱情.....	蘇•愛倫堡	〔五〇〕
殺不死的人.....	蘇•采恩斯基	〔五四〕
提督意外的震驚.....	蘇•普里波衣	〔七七〕
鐘.....	蘇•高爾基	〔九七〕
常尾變成軍人了.....	比•馬爾哥士	〔一〇五〕
慶祝.....	法•古久列	〔一二三〕
最後的恩惠.....	英•詹姆士	〔一三〇〕
後記.....		〔一三九〕

「她有一支來福槍」

蘇聯·E·愛倫堡作

摩爾人在村裏到處奔跑，搶掠各色各樣的東西，公雞、銅杯子和桌布。一堆篝火已升了起來，兵士們正在燒一隻小山羊。這肉香跟杜松的新鮮氣味，和敞開的住屋裏送出來的臭氣混在一起。在牆外，一個老婦人正坐在倒置的筐子上哀哭：他們把她的孫兒捉去了。一個禿頭上只有幾根頭髮的摩爾人，不住繞着火堆走，一面鼓着舌頭，發出咯咯的聲音。

在牧師家裏，一個肥胖的軍官正在吃炒蛋。一個女人給帶了進來：「她有一枝來福槍。」軍官用食巾揩他的嘴巴，懶懶地問道：「你肯說嗎？」

那女人用火樣的憎恨的眼睛瞪視着他。

「把她帶出去。」

由窗子下面送進來一响槍聲。軍官皺着眉頭。現在他正在吃葡萄，小心地把果皮吐進他的手心裏。接着他從小皮箱裏拿出一瓶柯倫香水，噴噴他的前額。日子是又長又厭倦的。摩爾人還

(1)

0425

是在外面搶掠。軍官伸一伸懶腿，想念着平常的生活。他想起他在柯多瓦的大房子，想起水的珠泡和悅人的紫藤棚的靜蔭。他打瞌睡了。他的勤務兵叫醒他。德國的軍事顧問到了。

那德國人謹慎地移開盤碟和他吃剩下來的東西，在桌子上打開一幅地圖。

『你爲什麼不進攻托里奧呢？』

軍官張口打呵欠。『也許你想吃點東西吧？我們這裏有挺好的火腿。』

『我是問你爲什麼不調兵進攻托里奧。一錯再錯。這停頓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軍官看一看地圖，又看一看那刺蝟似的德國人。他站起身來。『我們立刻就出動，』他說。

★

★

★

能夠逃出托爾多的人並不多。奧加薩駐軍由後面進攻。叛軍甚至把傷兵從醫院裏拖出來。盧西羅在一個空曠的方場上給他們用刺刀戮死了。婦女們沿着小路跑。入夜，他們放火燒農民的房子，非洲騎兵就在這火光下追殺散落的人們。

佛羅稜坐在他家前面的一塊石頭上。他喘得很厲害，肋骨的抽動可以看得清楚。乏極的婦人們都在周圍躺著。政府軍的士兵們一面流汗，一邊在喝着溫水。

佛羅稜什麼也沒聽到。他好像還沒有認清他方才遇到的一切。他有心無意地看着那些直躺在地面上的人，看着火堆和天上的星星。驟然，他在那些睡覺的人中認出盧西羅的老婆。他叫她的名字，但她沒有答應。他走到她旁邊，輕輕地拍她的肩膀。

『你丈夫在那兒？』

她直瞪着他，仍然不回答。佛羅稜走開去。他在貨車旁邊遇到羅約。佛羅稜說：

『你要把機關槍安放在這兒。把老百姓們集攏。馬德里已派出一支特遣隊來了。我們應當死守這兒，直到明兒早上。』

『你呢？你要上馬德里去嗎？』

佛羅稜搖着他的手。他悄悄地從睡覺者當中走過去。走出村莊之後，他轉向南邊。他在黑暗中走了好些時候；不久就看見了叛軍。他倒伏在地上，開始放槍。他被包圍了。他的子彈漸漸完了。他竭力設法閃避敵人。但一個叛軍用他的槍柄把他結果了。

天亮，在遠處，那失陷了的城鎮裏的尖塔，現出了紅色。死了的佛羅稜倒在那粗硬的乾草上。他看起來是那樣細小，簡直像一個小孩。蚱蜢正忙碌地在他的頭部周圍蹦跳着。

馬克有一個年青的妻子和一個小孩。在戰前，他是一個建築師。他時常說：『建築是一種空間的音樂，一個建築家的任何一種成就，不管牠是神殿式或是聖梭非亞式的穹形建築，都叫我們完全忘却了時間的觀念。』他生着雀斑，綠色的眼睛，和稍稍揚起的眉毛，好像他看到的每一種東西都使他吃驚似的。去年春天，他才開始參加會議；戰事一爆發，他就加入第五縱隊。

他的冷靜真叫他的同志們驚訝——看他的舉動，好像他不是在火線上，而是手裏拿着兩腳規坐在他的設計室裏似的。在枯達拉瑪附近（是在八月初）與叛軍交戰時，他奪獲了一支機關槍。別人擠在他周圍，祝賀他，稱獎他，問他許多問題。他只要水，一口氣喝了一大瓶，接着就開始發出命令，派出一些人去偵察，又調另一些人去找馬糧。有一個同志問他：『你怎麼不會害怕呢？』

馬克把眉毛揚得更高。『你說的「不害怕」是什麼意思？我幾乎怕死了呢。』

許多同志們已聚在一起，他們是黨的工作人員。所有的人圍住他們，士兵們不住朝裏面擠。那些會議是很激動的，大家七嘴八舌的說，罵着政府，參謀部和安那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只有馬鬼一聲不响。

『這是因為他們初次上火線——他們緩緩會習慣的。』

馬鬼的老婆在第五縱隊裏當打字員。她也參加會議。有人低低地對她耳語道：『他真是絕對地鎮靜的呵！』

她搖了搖頭。

『你剛才難道沒有看見，他嘴角刁着一支煙捲，但點也沒有點牠。他正激動得厲害呢。』

馬德里是愉快的，喧鬧的。少不了的花花公子們正從奧加爾走下來。咖啡館都擠滿着人。報紙，各式各樣的報紙。

『佔領沙拉哥薩，然後向布哥斯挺進……』

『不，致命的打擊應當對準科多瓦。』

演員們在討論着『人民劇場』的戲單。在一個逃走了的侯爵的大廈裏，詩人們正組織一個模範的朗誦會：那裏必須擺着許多杯的水，時時潰着，使書頁不會翹起或乾碎。在馬路上，標語高懸着：『別把錫做的兵士給你的小孩做玩具——這些會灌輸愛好讀武主義的思想！』『活

着而殘廢就不是生活——只是家庭的點綴者！博物院的管理員，小心地拂去一幅古畫的灰塵，這是從一個富裕的紗廠老板的欄樓上找出來的十七世紀的名畫。世界語學者宣布：『全伊伯里安愛好世界語者的第一屆大會。』在靜蔭的公園裏，愛人們互相親吻，耽溺在他們的自由裏。

一個地主的家宅，懸篠木，噴泉，園亭。在塞栖和席梭尼的大理石像中間，許多戴着藍色涎巾的生癰癰病的小孩，正在玩耍。一個眼睛慈靄的漂亮女人說：『那小孩是一個法西斯蒂的孩子，但布蘭却是一個在前線被害的我們的同志的女孩。我們要把他們在一起養大，創造一個新的自由男女的世代。』

在政府公署裏——絨布，青銅和灰塵。一個樣子很疲乏的人在反覆唸着：『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援助我們。我們將擊毀……』

新聞記者們一面喝着咖啡，一面互相低聲傳述最新的謠傳：『明天，英國艦隊將宣布封鎖加底茲……』

軍政部。一個老式將軍在聽電話。他不住喘息，十分吃驚。『是的，是的……要派出援軍去，但

不是立刻……大概要在一星期內。』

街上出賣着旗子、軍帽、槍套、槌頭與鐮刀的飾針，印着『無政府主義者同盟』的首字的紙片，樣子像坦克車的香煙點火器，馬克思和巴枯寧的肖像，自由戀愛的故事……

新聞紙報告：『……我軍已在埃斯特里馬多拉前線擊潰敵軍，』於是無線電播音器勝氣洋洋地喊着：『我們已擊潰敵軍了，我們已擊潰敵軍了！』

當他們聽到摩爾人騎隊的馬蹄聲時，全村的人都逃了。他們一齊擠進國都來。逃難者睡在空地上。他們隨身帶來的，是破布、跳蚤和失敗的陰鬱。

在馬德里，入夜，法西斯蒂從窗口放槍。政府軍的命令立刻就傳至叛軍的總司令部。城裏沒有砲彈，沒有軍火，但列車却載來許多的枕頭和冷酪。民團團員在落班時愉悅地喊着：『No。

Pasaran（不准通過）』那將軍口授當天的公文：『在埃斯特里馬多拉前線……』

他突然停止，低低地對他的祕書說：『他們就在馬德里城外呵！』

敵方的飛機在市街、菜場和城裏的方場上迴旋着。

在一家影戲院的銀幕上，一個紳士正和一個金色頭髮的女郎親吻。天還沒亮，許多殘碎的

屍骸從戲院裏搬出來。另一顆炸彈在一家牛乳棚旁邊爆炸許多婦人正帶着瓶子等在那裏買牛乳喂他們的小孩。第三顆炸彈落在一家小孩們的屋裏。他們的屍體在陳屍場上按高低排列；第一個是十歲，其次一個年紀較輕，末後一個最小。全城盲目了。沒有一點光亮。汽笛鳴鳴地在吹。那眼睛慈靄的漂亮婦人領着孩子們，走進淒冷的地窖裏，老鼠正在那裏吱吱地叫着。

一架法西斯轟炸機給打下來了。駕駛員，一個德國人，用降落傘降落。華特被召來充當翻譯員。

『你是屬於那一個飛行場的？』

飛機師胡疑地直視着華特。他有漂亮的捲髮，給陽光曬紅了的臉龐，和藍色的眼睛。『回答有什麼好處呢？他們無論如何是要殺我的。』

華特笑了，『政府軍是不殺俘虜的。』

飛機師樣子很不安，他用手巾揩揩臉孔，又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後羞赧地討一支紙煙，剛好

點着，他驟然說道：『但無論如何，你們不是一隊軍隊，你們只是些赤色土匪罷了。』他背唸着他昨天在報上看到的那個用語。

華特禁不住驚訝地瞪他一眼。他朝那捕獲的年青的野獸走上幾步。但一分鐘後，機師吶吶地說：『他們真的不會殺我嗎？』

他因傲慢與恐懼發作而戰顫。他贊揚法西斯主義。接着說：『如果你需要，我願意把沙拉哥薩飛機場的圖形畫給你。』

他又驟然說道：『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沒有人的觀念的。』

西班牙人的團長淒鬱地微笑着。

『問他究竟有親屬在德國沒有。』

機師開始哭泣了。華特迅速地讀完那機師的文件，接着突然的說：『胡說！』

機師捏捏鼻子：『有一個母親和兩個妹妹……在威靈洛特。』

差不多有一分鐘左右，華特小孩時期的景象浮現在他的眼前。鐵杉樹的氣味，藍灰色的霧，冬季的溜冰。他迅速把這些想念撥開，對他說：『醒醒一點吧。團長要準確地知道佛斯特機隊

轟炸的是些城鎮？」

大飯店。外國人都住在這兒。外交人員、商人、和新聞記者。他們埋怨生活無聊和消化不良，喝着谷忒兒（cock tails）和玩着撲克。一個機靈的細小的波蘭人做着瑞士法郎和巴西護照的生意。他看一看周圍沒有侍者可以聽到他的話語，就低低地說：『弗朗哥馬上就會佔住這兒。』

一個大肚皮的外交人員述說着：『我曾經親眼見過他……在瓦洛達。但告訴你實話，這是極有興趣的事情。』辛浦森女士是由利物浦來的；她有猴子一樣的下巴，頸子上長着粉刺。當警號開始呼响的時候，他喝着臭化物，喃喃地說：『一切是這麼單調呀！』她得空的時候就用打字機起草她的小說：『布爾塞維克加里巴，因為他的殘忍出名，當接觸到年青的侯爵夫人的純潔的眼睛時，他便閃避……』

飯店裏的人時常跟愛莎狎弄。她正跟一個西班牙軍人戀愛，時常說：『如果他離開我，我就要發狂。』有一天晚上，她回來得很遲，一直走進她的房裏。那是一個瘋狂的夜晚。在河那邊正砲

轟本城。一顆砲彈毀壞了水管。早上愛莎因爲哭泣，雙眼紅腫，要一些礦水喝。兩個鐘頭後，她被捕了。領事穿起晨大衣，訪問軍政部，但他得到很客氣的回答：『這是她的信件和描繪河岸堡壘的圖畫……』

★

★

★

在兵工廠裏，有六十四個人分三班工作。安其麗娜到廠裏來還沒有多久。她的父親是馬德里一個電車司機。在冬天裏，他被殺了一顆炸彈的跳射的碎片打中了他。安其麗娜爲她的母親和妹妹掙一口飯吃。她身材很小，黃色的面孔，深藍色的眼睛。人們告訴她說：『你是很漂亮的。』她回答：『現在不是講漂亮的時候。』她埋頭工作。馬德里傳着埋怨的話聲：『彈藥不夠呀，』而她的工作就是裝滿子彈盒。她那靈活的小手迅捷地動着。今天，工頭給她帶來了玫瑰花。

『安其麗娜……』

她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

鎮上睡熟了。在月光下，橄欖樹像銀的一樣。水流從泥鰍的嘴裏噴出來。在大教堂的壁上，一個安琪兒抱着一隻石琵琶。驟然，起了一聲爆炸。人們半裸的從家裏跑出。一顆炸彈正打中大教堂，崩倒的安琪兒掉進火焰裏。人們逃到鎮外去：有的帶着毛氈，有的帶着包袱，有的提着鳥籠。敵機飛回去再裝炸彈。靜寂。隨後又是爆炸聲。婦女們推着小孩們睡下。有一個婦人下跪，開始禱告。一個在懷裏的嬰孩在哭泣。他的母親竭力使他不作聲：『噓！噓！噓！』第三次的襲擊，第四次……

接着天亮了。太陽立刻使大地暖和。這是南西班牙的安達魯士的春天。野生的風信子和水仙花都已盛開。這裏有成千的香花。每一種東西都有斑斕的彩色，又新鮮又明亮。百靈在空中迴翔。因驚懼而彎腰的人們回到鎮上來了。大教堂還在冒煙。安琪兒倒在地上，雙手已給燒黑。公查的屍體躺在他家的門前，頭已斷了，一隻腳赤裸，那時候他正在穿鞋。一個女人的屍體從石頭堆下面拉了出來。她的嘴巴張開，臉上有許多深藍色的污點。老人卡里羅一看見他的屋子變成廢墟，完全昏迷了。他坐在灰土堆上唱歌。鄰人們却在啜泣。

約摸在兩天後，街上已打掃乾淨。藥劑師用被單擋住他的窗口。紗廠復工了。店鋪開門了。理

髮匠魯比奧繼續在客人頰上塗着肥皂。一到星期六，農民們帶着山羊乳的乳酪，番茄和大蒜到鎮上來。

白天裏，鎮上繼續過着牠慣常的生活：老人們戴着寬邊遮帽曬太陽，少女們在街頭漫步，小孩們販賣彩票。但太陽一落山，街上立刻空無人影。每個人都躲到鄉間過夜，離鎮上越遠越好。一顆炸彈落在公墓附近，殺了兩個女人。不被歡迎的月亮很遲才出現。這市鎮時常在天快亮的時候被炸。薛爾在大清早就訴苦道：『我覺得很難受，我覺得肚子裏像火在燒一樣。』但他們還是帶走他。他們不能把他一人丟在那兒。他剛到紗廠就死去了。駝子彼特洛的老婆昨天在田野裏養了一個小孩。那小孩一下地就哭，但她的母親噓着她說：『靜一點呵，他們會聽見的。』

★ ★ ★
昨天，他們在白天裏到鎮上轟炸。每個人都驚駭地朝天上望。太陽跟月亮一樣不被歡迎。
『牠們來了！』

他們看見給戰鬥機圍住的三隻轟炸機。駝子彼得洛衝出門來。『這些是咱們的！』
驚怕忘却了，街上擠滿着人。十二隻戰鬥機正朝北面的法西斯飛機飛去，轟炸機描了個半